

朝向世界性身份认同的思考*

—电影『酱狗』研究

梁楠**

【目录】

1. 绪论：关于电影『酱狗』
2. 身份认同：一把“双刃剑”
3. 国际孤儿：那些被关闭的“大门”
4. 结论：对世界性身份认同的思考

【摘要】

『酱狗』，是第一部由韩国华人导演自编自导，由韩国华人主演，讲述韩国华人在韩生活的电影，给韩国华人创造了一次真正通过银屏而“发声”的机会。电影结束了，看似结局圆满。主人公从父亲病逝的悲痛中走出，也收获了初恋的甜蜜。但是电影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结构性难题”。身份认同问题成为韩国华人永远的挣扎，身份认同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予“我们”一个温暖拥抱的同时，也会“伤害”到“他者”。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今世界不仅对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而且对形成全球化观念的价值、伦理和归属感提出问题也具有了强烈的必要性。人类是否应该根据自己出生后偶然所属的共同体所继承的传统进行范畴化？也许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新型的认同形式，一种世界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意识可以超越国籍、文化、共同体的界限。

【关键词】酱狗；韩国华人；身份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世界性身份认同。

* 이 논문은 동아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습니다. 이 논문에 대해 검토와 조언을 해주신 심사위원들께 감사드립니다.

** 梁楠。东亚大学中国学系助教 (liang-nan@hanmail.net)。

1. 绪论：关于电影『酱狗』

『酱狗』，是一部韩台合作电影，由想映电影及佳映娱乐联合发行。¹⁾是一部由韩国华人导演张智玮²⁾自编自导，韩国华人演员主演的一部讲述韩国华人在韩生活的故事。故事中有亲情的温暖，也有初恋的懵懂。贺业文饰演的主人公李光龙，是一个由韩华学校转到韩国人学校的高一转学生。父亲是韩国华人，母亲是韩国人。转学之前，他始终就读韩华学校，这样的身份与经历，使他的转学生活变得不再风平浪静。他们就像其他平凡的三口之家一样，在韩国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但是只因为身份的原因，这原本的平凡也变成奢望。

『酱狗』这部电影的导演张智玮，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大学毕业后来韩国，在中央大学影像艺术系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现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酱狗』曾是他在2013年执导过的一部短篇电影，后被拍成长篇。³⁾长篇电影『酱狗』，2020年在日本东京国际影展中世界首映，首映结束后，东宝电影的前社长富山省吾就发表评论说这部电影：“充分展现出电影的力量，令人惊喜。”紧接着2021年被韩国全州国际影展正式入选，同年也被仁川移民电影节正式入选。⁴⁾2021年9月24日正式在台湾11家影院上映，从上映后的一些影评上来看，台湾观众对这部电影持以较为肯定的态度。比如有影迷分享说：“导演揉合深刻的亲身经验，诚恳地交出了一部情感丰沛的作品”；“随着创作者愈发私密的半自传观点，其背后真挚不落俗套的情感，终究让其成为一部能真正打动人心、可爱又不失议题性的作品”等等。还有资深影评人郑秉泓从专业的角度推荐说：“本片无论演员表现、大量手持摄影及声音处理都有可观之处。成熟顺畅，也不乏令人感动的时刻，推荐大家进戏院观赏。”⁵⁾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在韩国影院正式与观众见面，在学界也尚未被关注。

『酱狗』这部电影似乎可以加注很多“第一”的头衔。首先，这是导演张智玮自己撰写剧本，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半自传式的作品，很多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导演和亲友们身上发生的事。比如，剧中男主角遭受警察暴力一景，导演就自曝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事件，被爆打的惨况更甚剧情，衣服还被撕烂。⁶⁾其次，这是第一部由韩国华人演员作为主角，演绎韩华在韩人生的作品。电影的男主角贺业文是韩华第四代，他在接受采访中也曾坦

1)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09.10.]

2) 张智玮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韩国人，因此媒体上多称其为“台韩混血导演”。鉴于张智玮导演来韩留学后就定居韩国，笔者称其为韩国华人。

3) 뉴스톱: <http://www.newstof.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962> [2022.09.10.]

4)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e> [2022.10.20.]

5)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e> [2022.10.20.]

6)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09.10.]

言，虽然自己的在韩成长过程中没有像影片中那般遭受霸凌，被人取笑，然而诠释过程仍会因为这般不平待遇感到难受。⁷⁾剧中饰演父亲角色的于泽伟是再迁美国韩华⁸⁾，曾演出知名美剧『疯狂电视台』、『LOST档案』及电影『特务行不行』等，他也曾透露剧里的角色就是自己的背景。⁹⁾最后，这也是第一部让韩国华人站在舞台的中心，直接透过银屏而“发声”的作品。以往韩国华人的“发声”，大多通过华文文字的形式，刊登在华人报纸或者杂志上。其受众群体则主要集中在韩国华人群体内部，当然这一群体包括生活在韩国的韩华群体，也包括再迁往美国、台湾等地的韩华群体。有时，也会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分享。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这些文字内容是很难与韩国华人所移居的当地居民分享的。在此意义上，电影『酱狗』则打破了以往存在的受众上的限制，采用双语的形式，完全扩大了受众层面。正如在电影中饰演韩国妈妈角色的，韩国资深实力派演员李恒娜所期望的那样：“虽只能尽微薄之力也想要多帮忙，想让这部电影不只是对台湾，也可以让韩国观众产生共鸣。”¹⁰⁾

很多人觉得做这部影片，到哪都不讨好。¹¹⁾但是作为一位刚刚毕业不久的新锐导演，执意将这部电影作为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一部自编自导的长篇之作，并且坚持采用带有刺激性的题目，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酱狗”的本意其实是“掌柜”，“掌柜”原本是中国古代对于店主的称谓，这种习俗被韩华带到韩国，在韩国以店主的身份做生意的韩华被店员称为“掌柜”。¹²⁾1950年代以后，韩国的主要贸易对象由中国、香港转为日本，再加上韩国政府对进口、汇率政策以及关税法的实施，以及中国大陆的共产化和韩国战争的爆发等影响，韩华贸易业开始衰落。¹³⁾因为经营中餐馆受限较少，与韩国人的竞争也较少，¹⁴⁾所以1960年代以后中餐馆成了韩华的主要营生，由于中餐馆的“掌柜”称呼不绝于耳，韩国人听起来在发音上类似韩语“짱개/짱개”，“짱개/짱개”（掌柜）随之成为带有轻蔑之意的韩华代名词。¹⁵⁾导演张智玮深知“酱狗”一词被韩国国家人权委员认定为带有歧视意味的用词，还仍然选择使用“酱狗”而不是“掌柜”当作片名，是想使用一个“显眼”的名字，能够更有效地凸显电影的题材。他的解释是：

7)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10.20.]

8) 1950-60年代开始出现韩华离开韩国向台湾或美国等地再移居的现象，一直持续至1970-80年代达到高峰。其中由韩国再迁美国的韩华群体称为再迁美国韩华。有关再迁美国韩华以及韩华群体的详细叙述，请参考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秀威出版社，2020，pp.9-16。

9)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10.20.]

10)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10.20.]

11)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2022.10.20.]

12) 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秀威出版社，2020，p.114。

13) 왕언메이지, 송승석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 의식』, 학고방, 2013, pp.325-329.

14) 박은경, 『한국화교의 种族性』, 한국연구원, 1986, p.133.

15) 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秀威出版社，2020，p.114。

我特别选择“酱狗”这个词当作电影名称，正是因为记录的就是这样的韩国华侨故事。当然，我很清楚这个词本身并不好，不过我并没有要因此过度敏感地去批判一切或引起纷争。只是想具体谈论为数不少的韩国华侨，在人生中实际发生、实际遭遇的不平等问题而已。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相互理解，可以的话能够多关注韩国华侨的艰困处境。基于这个目的，我认为使用一个“显眼”的名字，能够更有效地凸显我的题材。¹⁶⁾

电影上映后，片中出现的像“高丽棒子”、“酱狗”、“无户籍护照”、“地狱朝鲜”、“鬼岛台湾”这些词汇就引发了观影人的关注与热议。这些在电影上映前也许不被人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影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发问：“什么是高丽棒子？什么是酱狗？什么是无户籍护照？”通过电影，观众才知道原来对我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护照，但对韩华来说，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韩华持有的中华民国无户籍护照上，并没有身份证字号的栏位，虽然拥有这本护照但却拥有极少的权利，就连从外国来到台湾都要申请入国许可才行，台湾人拥有数百国的免签计划，他们也都无法使用。¹⁷⁾仅此，这部电影就已经具有了它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就像电影评论黄以曦在酿电影的电影短评中所说的那样：“虽是半自传作品，轻重的拿捏却很好，微微的青春阵痛，背后却是更大的结构性难题，不着痕迹地留下了省思的后座力。”¹⁸⁾

电影结束了，并且看似结局圆满。虽然主人公父亲的病逝使他非常悲痛和难过，但是父亲的离世，似乎也使他成长了许多，在电影的结局处也收获了初恋的甜蜜。但是电影给我们留下的“更大的结构性难题”，以及“省思的后座力”正是这篇论文所要尝试探索的问题。

2. 身份认同：一把“双刃剑”

电影作为大众叙事体裁，需要构建大众普遍共鸣的矛盾。就像在爱情片中被设置的婚事障碍，往往与社会普遍存在的规范或秩序相关联。在此意义上，爱情片是最私人的，同时也是最公众的类型。因为爱情片描写了属于最个人领域的恋爱或家庭生活的矛盾，在矛盾中或暴露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或包含如理念对立或法规之间的冲突这样的，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又难于解决的矛盾。¹⁹⁾电影『酱狗』也讲述了主人公懵懂的初恋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部电影看作一部纯粹的爱情片，可能显得有些草率。即使如此，电影『酱狗』也

16)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e> [2022.10.20.]

17)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e> [2022.10.20.]

18) 酿电影/酿短评/黄以曦: <https://m.facebook.com/filmaholictw/posts/2046989212121144> [2022.09.10.]

19) 박유희, 『서사의 숲에서 한국영화를 바라보다』, 다빈치, 2008, pp. 282-283.

在借助建构一个与社会普遍存在的规范或秩序相关联的矛盾装置，一个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又难于解决的矛盾，来渴望引起大众的普遍共鸣。这里的矛盾便是“身份”。“身份”问题在影片中并不是阻隔男女主人公爱情的障碍，而是激发影片诸多冲突的引爆点，也是影片结束后发人深省的后座力。

电影『酱狗』中体现的矛盾与冲突，在空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二是发生在学校里的矛盾冲突，三是发生在韩国社会中的矛盾冲突。

首先，从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来看。电影『酱狗』讲述的是主人公李光龙一家三口的故事。父亲李瑞祥是韩国华人，在驻韩国台北代表部工作，始终为保障韩华权益尽职尽责。母亲美淑是韩国人，贤惠而又坚强。她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把丈夫与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丈夫病倒之后，也没有因此而失去重心，坚信能用自己的双手救回丈夫。儿子李光龙虽然刚从韩华学校转学到韩国学校，但他依然成绩优秀，是一个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模范生。这样的三口之家，本来应该生活得幸福和睦。可是，“身份”的问题成为引发父子争执的原因。因为儿子光龙觉得想要在韩国堂堂正正地生活就得归化成韩国籍，但是父亲却总是避讳这个问题，告诫他“不要忘了根”。这个时候光龙反驳父亲：“那么为什么还让我从韩华学校转学到韩国学校来呢？”

随之，引发出了第二个矛盾冲突的场所——学校。儿子光龙从韩华学校转学到韩国高中后，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在班级里被选为班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适应得很好。可实际上却是问题重重。光龙在韩国出生在韩国长大，他讲着一口甚至比汉语还要流利的韩语，他熟知韩国的历史，他已经被韩国文化浸染个通透，也保持着对韩国的认同。可是，在学校里他却时刻被提醒着自己的身份——“外国人”。他的身份常常使他成为被同学捉弄的对象：课本被乱仍在地上，椅子也被丢在洗手间里。光龙在这些矛盾冲突面前总是采取隐忍的态度。在他漂亮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之后，老师对他的表扬与肯定是这样的：“唉呀，连身为外国人的光龙都知道，你们丢不丢脸呀？”老师甚至利用光龙的身份，让他做告密者，被韩国同学发现后，继而加深了光龙与韩国同学之间的矛盾。光龙在学校表现优秀，甚至在美国交换学生奖学金选拔计划中代表学校通过了初选，可是因为他提交的中华民国护照上没有台湾的身份证号码而被迫落选。

此时，矛盾发生的空间又由学校移动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由于“无户籍护照”的原因，光龙丧失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何为“无户籍护照”呢？在了解“无户籍护照”的概念之前，首先应该了解“无户籍国民”的概念。按照中华民国“入出国及移民法”的规定，“国民”指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居住台湾地区设有户籍国民或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指未曾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侨居外国国民及取得、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尚未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国民。²⁰⁾“无户籍国民”主要包括四种类型：在海外地区者、在大陆地区者、在香港或澳门者、在台湾地区者。²¹⁾“无户籍国民”所持有的中

华民国护照就是“无户籍护照”，他们在入出台湾时需要向台湾移民署申请许可。

可是，第二代韩华鞠柏嶺表示自己1960年代在台湾读书时期，没有听说过“台湾无户籍护照”这个字眼，凡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韩华，到任何政府单位，不论办理任何事务，只要持有由华侨协会发给的华侨户籍，和使领馆证件，完全通行无限。²²⁾ 尽管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韩华也需要办理入出境加签才能前往台湾，可是在入境以后，不仅可以自由设籍，而且可以落户定居。²³⁾ 第二代韩华衣建美也说1970年代初，她以“韩国地区侨生回国升读大专院校”的身份，考取到台湾政治大学就读时，开学不久就得到了学生证和国民身份证。但是进入2000年后，她的小儿子同样以“韩国侨生”的身份到台湾读大学，同样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却没有台湾的身份证。这样，她的小儿子毕业后，工作常要往返韩台之间，繁忙中还得记得台湾入国许可加签。因此小儿子的上司很是不解“怎么去自己国家还要签证呢？”²⁴⁾ 特别是“无户籍护照”上“本护照不适用于免签证国”的文字注明，使得韩华出国探亲、旅游、投资均屡屡遭拒，且被外国使领馆用异样眼光看待，误以为不良分子。²⁵⁾ 电影中也演绎了类似的故事情节，光龙的父亲为帮助一位因无户籍护照而在国外海关受阻的韩华解决问题而奔波劳累，并且从剧情上可以判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光龙也是因为“无户籍护照”的原因失去了去美国留学的资格。

可见，“无户籍护照”问题是2000年代之后韩华需要直面的新困境。虽然韩华社会数年时间不断前往台北向有关当局陈情、建议、呼诉、说明，来争取“无户籍护照”能享有平等待遇。这些努力虽然曾引起台湾各界的反响，但至今仍不见成效。²⁶⁾ 也许就像韩华鞠柏嶺分析的那样，生活在韩国的韩华不需要台湾的户籍，也不需要分享台湾的社会福祉，只需要中华民国政府发给韩华一本能够被外国政府所接受和准许免签入境的中华民国护照，而不是请中华民国政府替韩华向外国政府说情，来通融这本在台无户籍的中华民国护照。²⁷⁾

光龙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身份”上的难题，任由他如何努力都无法解决。在他愤懑的心情无法也无处发泄的情形下，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在韩国的大街上，穿着那件前面写着“幹”字样的台湾T恤²⁸⁾，才可以透一透气。可是，这件

20) 详细内容参考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日期2022.01.12)，全国法规资料库<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132> [2022.10.30.]

21) 详细内容参考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申请在台湾地区居留或延期居留及变更居留原因送件须知(修正日期2022.01.01)，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全球资讯网：<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81/%E5%B1%85%E7%95%99/36160/> [2022.10.30.]

22) 鞠柏嶺，「馆前街闲话(5)」，『韩华通讯』，第146期，2014.08。

23) 鞠柏嶺，「台湾的法令法规困扰韩国华侨」，『韩华通讯』，第97期，2010.07。

24) 资料来源于笔者对韩华衣建美的采访记录，采访时间为2021.12.01。

25) 李作堂，「一本护照两样情」，『韩华通讯』，第165期，2016.03。

26) 鞠柏嶺，「馆前街闲话(13)」，『韩华通讯』，第159期，2015.09。

27) 鞠柏嶺，「馆前街闲话(11)」，『韩华通讯』，第152期，2015.02。

T恤又给他招惹了麻烦。被路边几个专门负责清查非法外来滞留者的便衣警察误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遇暴力。当便衣粗暴地质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光龙回答是韩国。便衣搜出他的身份证查验，发现他们搞错了，眼前的这个青年人并非非法滞留者时，也没有半点歉意，反而取笑他说：“你是韩国人吗？还说自己是韩国来的！你是韩国人吗？太可笑了！”便衣警察的每一句谩骂和耻笑，都刺痛着光龙的心。他在韩国出生，在韩国长大，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这里。他不是从韩国来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曾在著作中阐述过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他是印度出身，后来到英国求学，再迁居美国的经历使他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更加全面与深刻。他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对比“分类”与“认同”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当地时间早上9-10点出生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这个群体有明显的区别，性质非常明确，但很难想象很多人会对维持这个群体的团结感或潜在形成的群体认同感感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分类确实很容易，但身份认同却并非如此。因为具体分类方式能否产生认同感的含义，关键在于社会环境。有时候，共同面临的困境，可以为连带意识和认同感的形成提供充分的依据。比如，如果上午9-10点出生的人，因为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对某种特定疾病特别脆弱的事实被传开，那么这就为这个群体形成认同感提供了有效的所谓共同困境的依据。然而，有时候对于某些权威主义统治者来说，有一种奇怪的信念，假如他坚信在特定时间出生的人会背叛自己，他便试图压制那个时间出生的人的自由，这次也有可能以这种分类上的一致和迫害为基础，形成连带感和认同感。²⁹⁾在这种意义上形成的认同感，就像是当地居民通过直接面对面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彼此友好而团结的共同体，然而这个共同体却向进入该地区的移居者的窗户上扔砖头。排斥的不幸可能与包容的礼物直接相连接。³⁰⁾这种以分类上的一致和排斥为基础而形成的身份认同，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予那些被认同为是“我们”的群体一个温暖拥抱的同时，也会“伤害”到那些被看作是非“我们”的“他者”。

电影『酱狗』正反映出了身份认同的这种“双面性”，电影中的光龙一家因为“身份”而受到了“伤害”。光龙的爷爷从中国山东移居到韩国，在韩国定居。光龙的父亲在韩国出生，在韩国长大，光龙亦是如此。但不管岁月如何荏苒，世代如何交替；不管这些移居韩国的华人已经在心底把韩国视为自己的故乡，对这个故乡有多么眷恋³¹⁾；也不管韩国

28) 导演张智玮解释“幹”是中文的脏话，同时也想表达一种隐喻，“幹”也可以代表“就做吧”，或是“树干”根的意味。因为这些韩华，看起来是中国人，但他们不是中国人；有台湾的护照，但他们不是台湾人；虽然在韩国出生，但他们不是韩国人。想藉由大大的“幹”字，让观众感受到韩华对于自身文化冲突的困惑。详细内容参考<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ggae> [2022. 10. 20.]

29) 更详细内容请参考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68-69.

30)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33.

31) 光龙的父亲就曾对儿子说在他赴台留学期间经常想念家乡——韩国，每次想家就会翘课到台湾最北

华人已经形成了多少韩国的认同，这一切在冷冰冰的文书证件面前似乎都化为乌有。在追缉非法滞留者的便衣警察眼里，光龙与非法滞留者毫无区别，以至于儿子抱怨母亲为什么不跟韩国人结婚：

谁叫妈去跟中国人结婚！你一开始嫁给韩国人就没事了。要是妈没跟爸结婚的话，我根本就不会被人瞧不起，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妈也因为我而感到丢脸不是吗？

小时候，有一次跟外婆搭地铁去明洞，外婆把你拉到旁边去讲悄悄话，叫你不要让你儿子说中文，我都知道。从那天起，妈妈就只跟我讲韩文不是吗？

儿子的一番质问，使母亲想起了以前的往事。她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初去办结婚登记，承办员对要结婚的韩国人都很亲切，对嫁给韩华的自己却非常无礼。母亲那天也因此大哭了一场。身份认同这把“双刃剑”既“伤害”了他者，也“伤害”了自己。

光龙最喜欢吃的是清麴酱(청국장)，但在韩国他的身份永远是“酱狗”，因为“炸酱面味道太重，重到不管怎么掩盖都没有用”。光龙讨厌炸酱面，表面上的理由是炸酱面味道太重，重到掩藏不住。然而另一层理由却是炸酱面所代表的韩华群体，以及韩华身份带给光龙的痛苦。因此，炸酱面那重到藏不住的味道，其实一直提醒着光龙不愿面对、无力处理的身份难题。他排斥炸酱面，其实就带着拒斥自己韩华身份的意味。虽然电影中没有直接表现，但是从情节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许许多多被“无户籍护照”困扰着的韩华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从未曾拥有过一个真正的身份证，他们拥有的只有外国人登录证或是无户籍的空壳护照，他们永远都摆脱不掉“外国人”的身份。这种由于身份认同而造成的“伤害”，又不仅存在在韩国社会，还存在于签发“无户籍护照”的台湾，也存在于因为“无户籍护照”而剥夺光龙作为交换学生资格的美国。身份认同的“双面性”，是整个世界都应该直面的问题。

3. 国际孤儿：那些被关闭的“大门”

电影中父子间的第一次矛盾冲突因光龙的国籍问题引起。光龙的父亲李瑞祥是一位严父形象：表情严肃，少言寡语，终日忙于工作，很少与儿子沟通，与儿子对话时大多是训诫口吻。当父亲听到儿子说期末考试可能会直接放弃数学，专心其它科目的时候，便严厉地训斥道：“仗都还没有打，你就已经缴械投降了。不坚持到最后一刻，你又怎么知道不会有好转？”光龙感到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韩国社会处处碰壁，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身份问题。因此他猜想归化为韩国籍也许这些矛盾都可以化解。但是父亲坚决反对归化韩国籍

端的海边灯塔下，望着大海另一边的家，来安抚自己想家的心情。

这件事，只告诫他：“你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影片中父亲的做法，近似于“家长保护主义”，也就是说家长担心孩子因为做错选择而走错路，所以关掉他们认为是危险的门，只为其留下一扇家长认为是正确的门。

以赛亚·柏林曾提出过两种自由的概念。第一种是“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被允许或必须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是“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³²⁾在他看来“消极”自由就是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积极自由”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³³⁾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不过，历史地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就“积极的”自由的自我而言，这种实体可能被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³⁴⁾因此在柏林看来，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能维护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如果我们把一个个的选择对象看作一扇扇的大门，消极自由要求敞开所有的大门，究竟走进哪扇大门最终是由做选择的主体自由决定的。光龙父亲的做法，更接近“积极”自由观念。他为光龙选择了一扇自认为是正确的门，因此而关掉了其他的门。在此意义上，“家长保护主义”是最坏的专制主义。因为无论这扇门开向多么高贵的远景，无论作此安排的人，动机多么慈悲仁道，这些作法都违反了一个真理：他是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³⁵⁾

如果光龙父亲反对光龙归化韩国籍的行为属于“家长保护主义”，那么我们似乎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光龙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控制或干涉父亲决定的根源是什么呢？父亲想要“保护”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里就需要我们将视角由光龙的家庭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来思考更大的结构性问题。

实际上，韩国华人在国籍的选择上，也和东南亚华人一样，受到了亚洲冷战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不同的是，东南亚华人大多选择了移居国的国籍，而韩国华人大多选择了中华民国国籍。³⁶⁾从韩国华人的移居历史上看，早期的韩华由于清朝的庇护，他们以“大

32) 以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p. 170。

33) 以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p. 179。

34) 以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pp. 180-183。

35) 以赛亚·柏林著，陈晓琳译，『两种自由概念』，三联书店，1995，p. 9，p. 14。

36) 안미정, 우양호, 「한국화교로 본 한국의 다문화주의 성찰」, 『한국민족문화』, 제56집, 2015, p. 25.

国人”的身份来到韩国，所以从移居开始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存在。³⁷⁾到了1920年代，其负面形象更是发展成为敌对意识，并于1930年代演变为韩国全国规模的排华事件。由于与韩国人之间的这种矛盾，韩国人与韩华的分界线变得越加明显，韩华的“中国人”意识也更加明确。³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华民国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政府，在韩国被赋予了战胜国的地位。韩国在建立政府的同时，在完善建设国民国家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以施加法律上的限制，来警惕在美国军政时期迅速成长的韩华经济。韩华的负面形象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在韩国人心里韩华成为“奸商”或“竞争对手”的形象。因此在此时期，韩华社会迅速以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心进行重组，尤其是韩华领导层与中华民国政府有着很强的纽带关系。³⁹⁾所以，韩国华人的国籍选择，并不能单纯归结为韩国光复后东亚冷战体制的产物，而是出现在殖民地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介入的延长线上，并一直持续下来。⁴⁰⁾韩国华人90%以上都来自中国山东，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形成统一的集体意识。韩华的“祖国”意识以中华民国为中心得以巩固。⁴¹⁾甚至一些就读韩国学校或选择入韩国籍的韩华甚至被鄙为“学而从夷”，被诽之谓“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谤之谓“忘本”、“奴才”、“不爱国”。⁴²⁾这种集体意识，深深地影响着第二代韩国华人，也就深深地影响着作为第二代韩华的父亲李瑞祥。我们再次回想李瑞祥训诫儿子那段话时：“仗都还没有打，你就已经缴械投降了。不坚持到最后一刻，你又怎么知道不会有好转？”就会隐约感到李瑞祥似乎习惯性地以“战争”比喻人生考验。战争是充满暴力甚至杀戮的，他为何以战争想像人生呢？这是否可能意味着李瑞祥作为韩华第二代，他面对的身份矛盾与痛苦，其实不比儿子李光龙少，甚至他可能遭遇过更严峻的挑战。

但是随着1970年代东亚冷战体制中，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改善，中华民国的国际“正统性”开始崩溃。为了克服这样的危机，中华民国不得不在台湾推进民主化，以台湾领土为基准，改变国家体制，华人政策也逐渐转变为适合台湾领土的方式。⁴³⁾韩国华人的“无户籍护照”就是此背景下的产物。1990年代以后，中华民国的台湾化使韩国华人的“祖国”意识崩溃。⁴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韩国重建国交，但是作为长期接受反共教育的韩华，仍然不能轻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社会对韩华的歧视结构依然存在，韩华始终挣扎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37) 梁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 秀威出版社, 2020, pp. 104-106.

38)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교방, 2013, p. 131.

39)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교방, 2013, pp. 141-248.

40) 안미정, 우양호, 「한국화교로 본 한국의 다문화주의 성찰」, 『한국민족문화』, 제56집, 2015, p. 26.

41)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교방, 2013, p. 130, p. 196.

42) 心芸, 「苦闷·彷徨·迷茫—“学士”何去何从?」, 『韩华春秋』, 第6期, 韩华春秋编辑委员会, 1964, p. 14.

43)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교방, 2013, pp. 581-597.

44)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 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교방, 2013, p. 605.

光龙偶然在学校楼道里听到了韩国同学谈论自己的对话，

韩国同学1：听说这次拿美国奖学金的是你们班的，他应该爽死了吧？

韩国同学2：别再提那死酱狗了，想到就烦。反正在韩国的外国人就很爽嘛。不用考大学联考，不用当兵。

韩国同学1：该不会这次选拔也有外国人加分吧？

韩国同学2：就是说啊，谁知道啊。

韩国同学1：所以才真是地狱朝鲜！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很明显可以听出韩国同学对韩华光龙甚至在韩外国人的嫌恶情绪。马蒂亚·森认为市民或居民如何看待自己，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与有移居背景的市民首先将自己理解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而只有“通过”这样的所属，才能理解自己是否成为移居地人相关的问题。⁴⁵⁾是韩国同学对自己的厌恶情绪，使光龙感觉到如果要在韩国“堂堂正正”地生活，就需要归化为韩国籍。似乎光龙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选择的自由。他现在拥有的中华民国国籍是被“不要忘了自己的根”的使命所赋予的，他希望归化韩国籍的选择与其说出于本意，不如说更多是碍于别人的视线。每当手持无户籍护照的韩华被移民官当成伪造护照扣留的时候，总需要光龙的父亲在驻韩台北代表部出示文件，来证明他们的身份。光龙的韩华朋友已经决定申请归化韩国籍。这样的困惑不止发生在光龙一个人身上，而是韩华共同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美国诗人奥格登·纳什有一首诗叫作「祈祷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A Plea for Less Malice Toward None)」，诗的大意是“爱是就连年幼的学生也能像傻瓜一样做到的。而厌恶，你看，是艺术。”⁴⁶⁾既然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具有移居背景的居民，却不能像普通居民那样享受互相关爱的共同体的温暖呢？或许我们更应该追问这种“艺术”是如何运作的。

韩国社会对韩国华人的关注大约始于1980年代以后，以1990年代发生的金融危机为契机而正式开始。遗憾的是，韩国社会对韩华倾注感情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韩国的发展，严重缺乏对韩华本身进行本质上的理解。从韩国国家利益出发而引发的对韩华的关注，更倾向于将韩华理解为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韩国社会对韩华的关注，根据时代目的的达成与否，随时都可能被稀释。⁴⁷⁾再加上，为了缓解1990年代出现的劳动力减少以及农村青年等问题，韩国国内开始流入外国劳动者和结婚移民女性。因此，韩国从200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多元文化问题。⁴⁸⁾多元文化主义是指承认一个国家内的民族或人种之间的

45)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261.

46)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277.

47) 최승현, 『화교의 역사 생존의 역사』, 화약고, 2006, p. 92, pp. 251-254.

多种文化,并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层面上被接受。由于各个国家对其概念化的不同,所实施的政策类型也有所不同。目前,韩国多元文化政策的展开情况在文化政策与概念上没有太大关联,反而呈现出强调社会服务政策方面的结果。⁴⁹⁾由于大部分的多元文化政策都针对结婚移居女性和外国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以出现了多元文化范畴的局限性,韩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也较低。⁵⁰⁾

形成韩国国内多元文化政策最基本框架的法令是2007年实施的《在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和2008年实施的《多元文化家庭支援法》。⁵¹⁾韩国国内多元文化家庭主要通过越南及中国出身女性的国际结婚构成,偏向结婚移居女性及其子女的韩国多元文化政策,反而成为韩国社会对这些群体产生偏见的装置。⁵²⁾尽管“多元文化”的概念在学术上具有超越多种文化或文化多样性的政治哲学意义,但随着2008年《多元文化家庭支援法》的制定,“多元文化”被通用为指代“多元文化家庭”。⁵³⁾无条件支援多元文化家庭的部分政策,引发了韩国社会的逆向歧视争议。⁵⁴⁾

随着外国犯罪者的增加,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政策,更加助长了韩国社会对被认为是政策受惠者的外国人群体的嫌恶情绪。⁵⁵⁾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与主流社会从作为外部群体的移居者身上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有关,这种威胁意识对移居者的负面认识产生影响。⁵⁶⁾虽然韩国华人在韩国移居者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虽然韩国华人已经在韩国这片土地上与韩国人一起生活了140年之久;虽然韩国华人是可以让韩国人通过他们的样子来发现自己另一个样子的存在;虽然韩国华人是与韩国人共享喜悦和悲伤的存在;虽然韩国华人是在韩国独立运动中,在韩国战争中都不难发现他们洒下血迹的存在。⁵⁷⁾但是这些饱经风霜的“存在”都被轻描淡写地埋在“外国人”这简单的三个字中。电影中,韩国便衣警察对待光龙的态度;韩国同学看待光龙的负面情绪都与此社会背景有关。实际上,

48) 김미영,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방향성 재고(再考): 다문화수용성과 제노포비아(xenophobia)」, 『다문화콘텐츠연구』, 제36집, 2021, p. 47.

49) 홍기원,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문제점과 개선 방향」, 『한국공공관리학보』, 제23권, 2009, p. 171.

50) 김미영,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방향성 재고(再考): 다문화수용성과 제노포비아(xenophobia)」, 『다문화콘텐츠연구』, 제36집, 2021, pp. 48-49.

51) 임동진·장우영, 「다문화정책의 집행실태 및 개선방안 연구: 재한외국인처우기본법을 중심으로」, 『정책분석평가학회보』, 제22권, 2012, p. 100.

52) 이화선,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편향성과 결혼이주여성의 지위」, 『한국융합인문학』, 제3집, 2015, p. 8.

53) 양경은·노법래, 「한국 다문화 담론 구조와 그 시계열적 변동: 언론 기사문맥스트 마이닝 분석을 중심으로」, 『한국사회복지학』, 제7집, 2020, p. 35.

54) 김행열, 「한국의 다문화정책 변동에 관한 연구」, 『한국동북아논총』, 제68집, 2013, p. 128.

55) 김미영,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방향성 재고(再考): 다문화수용성과 제노포비아(xenophobia)」, 『다문화콘텐츠연구』, 제36집, 2021, p. 50.

56) 윤인진·송영호, 「한국인의 국민정체성에 대한 인식과 다문화 수용성」, 『통일문제연구』, 제23집, 2011, pp. 143-192.

57) 최승현, 『화교의 역사 생존의 역사』, 화약고, 2006, p. 255.

韩国华人与其他世界各地的华人具有不同的特征，并非韩华群体的本质特征，而是这一群体与韩国社会一起变动的结果。目前，异文化在韩国社会被称为以民族和国家为中心的他者文化，但正如韩国华人所展现的那样，他者文化并非与自文化分开存在，而是在相互关联中而相互形成。韩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所要求的也正是这一部分。⁵⁸⁾

导演在电影中设置了两个“父亲”形象：一个是真实世界的父亲——李瑞祥。另一个是虚拟世界的父亲——透明人⁵⁹⁾，与真实世界的父亲相反，虚拟世界的父亲非常开明，善解人意，愿意主动与儿子交流。在虚拟的世界里，使用“透明人”这个名字与儿子一起分享他的喜怒哀乐，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一父亲形象更接近于理想中的父亲形象。在真实世界的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刻，虚拟世界的父亲现身儿子面前，与儿子深情对话。那一幕也成为整部电影最感人的段落。此时的父亲，聆听儿子的心声，也把道理讲给他听，但不会强迫儿子做任何决定，最终的选择权交给儿子自己，并且尊重儿子的选择。当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让我转到韩国学校呢？”父亲是这样反问儿子的：

父亲：你叫什么名字？

儿子：이광룡。

父亲：中文名字呢？

儿子：李光龙。

父亲：英文名字呢？

儿子：Bruce LEE。

父亲：这些名字有让你变得不一样吗？

父亲：你知不知道爷爷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

儿子：知道啊。希望我长大成“龙”，光宗耀祖。是这个意思吧？

父亲：不过，有没有成龙，或是光宗耀祖，其实都无所谓。只要你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建立多种交往关系和所属关系。我们把自己理解为各种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所有群体。市民权、居住地、出身地区、性别、阶级、政治观、职业、雇佣形态、饮食习惯、体育爱好、音乐取向、社会参与等等，让我们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我们各自同时所属的这些不同群体，赋予我们各自特定的认同，其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唯一的认同或单一的成员权范畴。⁶⁰⁾我们每个人可以拥有几个名字，也可以拥有多重身份，甚至拥有多重认同。不管我们使用哪个名字，拥有哪种身份，把哪

58) 안미정, 우양호, 「한국화교로 본 한국의 다문화주의 성찰」, 『한국민족문화』, 제56집, 2015, p. 5.

59) 电影中父亲使用“透明人”这个网名与儿子光龙在虚拟世界中交流，直到父亲去世后，这个事实才被儿子发现。

60)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17, p. 36.

种认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依然是我，没有任何改变。又或是换一个角度，也许同时拥有几个名字，多重身份，多重认同的我才是完整的我。就像现实世界的父亲与虚拟世界的父亲的相遇一般，那一刻我们其实已经分不清那位到底是真实世界的父亲，还是虚拟世界的父亲。也许那已经不重要了，不管父亲此时的身份如何，他都是那位父亲，始终不会改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选择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就像电影中的父亲所说的，只要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无视与其他交往关系或所属关系有关的事实，在众多身份认同中，只依靠一种身份认同来理解人类，硬把人们推到单一认同的格子里，那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智力活动。⁶¹⁾ 如果不管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我们的身份认同被无端地限制在别人的视线中，我们没有选择身份认同的权利，那么就应该反思我们是否不是将人类理解为具有多重认同的个体，而是将人类理解为特定社会集团或共同体的成员。是否混淆了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性单一文化主义的概念差异。⁶²⁾

如果两种风格或传统没有相遇交融，而是并列共存，实际上我们应该理解为“多元性单一文化主义”。⁶³⁾ 大部分韩国华人都像光龙一样，既有中文名字也有韩文名字，既有台湾认同、中国大陆认同又有韩国认同，并且这些多重认同已经水乳交融，不容分割。可是，多元文化的大门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为韩华开放过，被“拒之门外”的韩华群体就成了“国际孤儿”。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也许就意味着一次放弃或失去。再迁台湾的第二代韩华郝明义在谈到他们那一代韩华处境时说：“我们当年第一志愿先选择来台湾，同样的要放弃中华民国护照，也变成最后一个原则一样的东西。”与郝明义同为第二代韩华，也是再迁台湾的“痛苦歌王”孙情觉得由于身份，韩华是“很苦难的一群人”，而那些为了摆脱苦难归化韩国籍的人就等于失去了“根”。时隔四十年，新一代韩华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010年代再迁台湾的韩华毕书尽，也与电影里的光龙拥有相似的背景，同样拥有韩华父亲与韩国妈妈的他，同样为身份认同而苦恼：“大概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是给家人或是我自己，都要一个很明确的想要得到一个身份。所以选择休学离开长大的地方，在正值青春的时期选择踏上探索自己身份的旅程。”⁶⁴⁾

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但是它注定要遭遇人类的某种无法预见也不可预见的发展，如果这种标准太僵化，它便不可能适应这种发展。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消极”自由标准，才更真实也更人道。它是更真实的，因为它至少承认这个事实：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是更人道

61)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17, p. 279.

62)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p. 261-279.

63)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17, p. 251.

64)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e> [2022.09.10.]

的，因为它并未以某种遥远的、前后矛盾的理想的名义，剥夺不可预测地自我转化的人类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些东西。⁶⁵⁾如果爱你身边的同学，爱你周围居民的口号，只局限在过着几乎相同生活的群体时才会被接受，如果为了摆脱“国际孤儿”的尴尬，或是说为了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身份，就要被迫离开长大的地方，或是被迫放弃以前的传统，或是被迫只选择一种身份，一种认同，那么也许时间再久远一些，这些身份“暧昧”的群体，就会“隐没”在当地人的人群中，消失不见。到那时，也许我们才会懂得“韩华是不是满珍贵的存在”⁶⁶⁾。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想象，但希望这只是一个想象。

4. 结论：对世界性身份认同的思考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在这个进程里，国家之间的界线似乎在逐渐缩小或消失，民族国家也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行为者。全球化一词就表明我们当今一代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如果说过去的问题仅限于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地区。当今的问题则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国家，而是出现在整个世界。并且，问题的性质也开始不同。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跨越国境，国格相对变得越加薄弱，因此在问题的解决上也不能仅靠某一行为者，而需要全世界的共同面对。⁶⁷⁾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畅销书『世界是平坦的(The World Is Flat)』中主张：“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过去全球化被认为是企业更加全球化，那么第三阶段的全球化应该把焦点放在个人身上。⁶⁸⁾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不仅对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而且对形成全球化观念的价值、伦理和归属感提出问题也具有了强烈的必要性。比如人类是否应该根据自己出生后偶然所属的共同体所继承的传统进行范畴化，也就是说是否应该自动赋予不是自己直接选择的身份认同？也许我们争论的焦点应该在于多元文化主义应该采取何种特定形态的问题。⁶⁹⁾

在此意义上，光龙的父亲没有必要再因为固守那个出生后偶然所属共同体所继承的传统，而关掉光龙可以选择的大门，除非继续延续对“根”的传承是光龙自由做出的人生选择。因为个人的身份认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和选择，而是通过自动赋予继承的传统为优先

65) 这段论述参考以赛亚·柏林著，胡传胜译，『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pp. 219-220。

66) 台湾新生代华语乐坛创作才女孙盛希是韩华第三代，她在接受佳映娱乐的采访时说：“好像一直以來心里有个问号，自己属于哪里，也有一点像是说，我是不是满珍贵的存在。”她表示也因为在成长路上所接触到不同与多元的文化，转化成了创作中的养分。[2022. 09. 10.]

67) 제임스E. 하프, 마크 오언 롬바디 엮음, 강미경 옮김, 『당신의 선택은? 글로벌 이슈』, 양철북출판사, 2015, pp. 7-25.

68) Michael T. Snarr, D. Neil Snarr 지, 김계동, 민병오, 윤미경 옮김, 『세계화와 글로벌 이슈』, 2014, p. 5.

69)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242, 290.

顺序来定义的主张被接纳的话,多元文化主义的道德以及社会主张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⁷⁰⁾当地居民也应该反思对待移居者是愿意确认彼此共同的众多认同,还是硬把他推到单一认同的门中,然后再关掉其他大门。对待移居者,是一种只允许你生活在这里却不愿与你的文化有任何交集的“宽容”;还是为了更充分地了解你的文化你的信仰而尊重你的选择的“包容”。面对移居者,我们是像电影中的警察那样,见到他穿外国字样的T恤,就上前用英语质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无情地抹掉他曾属于这个国家的痕迹;还是像光龙的好朋友知恩那样,真正关心过他对身份的无奈与挣扎:

知恩:你是几岁来韩国的?

光龙:我是在韩国出生的。

知恩:所以是你爸从台湾来的喽?

光龙:我爸也是在韩国出生的。

知恩:所以是爷爷奶奶从台湾来的,对吧?

光龙:爷爷是在中国山东出生的。为了躲避战乱,才来韩国的。

知恩:那到底谁才是从台湾来的?都没有台湾人唉。

光龙:我也不知道。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许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新型的认同形式,一种世界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意识可以超越国籍、文化、共同体的界限。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仍然只能拥有一个认同,那么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之间的选择,就成了“不是全部就是全无”的对决。承认有必要考虑世界性认同,并不意味着关注地区性、国家性问题可能性的消失。⁷¹⁾国家民族认同与世界性认同之间,并非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共存。人类本身就是多维的,我们要尊重每个个人的多重认同,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如果我们拥有了世界性认同意识,也许就不会再有人像结婚登记处的承办员那样对光龙母亲那般无礼,因为我们都知道光龙的母亲“不是跟韩华结婚,而是跟李瑞祥结婚”。

【参考文献】

<单行本>

박은경, 『한국화교의 种族性』, 韩国研究院, 1986.

박유희, 『서사의 숲에서 한국영화를 바라보다』, 다빈치, 2008.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70)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255.

71) 아마르티아 센, 이상환, 김지현 옮김, 『정체성과 폭력』, 바이북스, 2015, p. 205, p. 287.

- 왕언메이저, 송승석역, 『한국화교-냉전체제와 조국의식』, 학고방, 2013.
- 제임스E. 하프, 마크 오언 롬바디 역음, 강미경 옮김, 『당신의 선택은? 글로벌 이슈』, 양철북출판사, 2015.
- 최승현, 『화교의 역사 생존의 역사』, 화약고, 2006.
- 梁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 秀威出版社, 2020.
- 以赛亚 柏林著, 陈晓琳译, 『两种自由概念』, 三联书店, 1995.
- 以赛亚 柏林著, 胡传胜译, 『自由论』, 译林出版社, 2011.
- Michael T. Snarr, D. Neil Snarr 저, 김계동, 민병오, 윤미경 옮김, 『세계화와 글로벌 이슈』, 2014.

<论文>

- 김미영,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방향성 재고(再考): 다문화수용성과 제노포비아(xenophobia)」, 『다문화콘텐츠연구』, 제36집, 2021.
- 김행열, 「한국의 다문화정책 변동에 관한 연구」, 『한국동북아논총』, 제68집, 2013.
- 안미정, 우양호, 「한국화교로 본 한국의 다문화주의 성찰」, 『한국민족문화』, 제56집, 2015.
- 양경은, 노법래, 「한국 다문화 담론 구조와 그 시계열적 변동: 언론 기사문텍스트 마이닝 분석을 중심으로」, 『한국사회복지학』, 제7집, 2020.
- 윤인진, 송영호, 「한국인의 국민정체성에 대한 인식과 다문화 수용성」, 『통일문제연구』, 제23집, 2011.
- 이화선,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편향성과 결혼이주여성의 지위」, 『한국융합인문학』, 제3집, 2015.
- 임동진, 장우영, 「다문화정책의 집행실태 및 개선방안 연구: 제한외국인처우기본법을 중심으로」, 『정책분석평가학회보』, 제22권, 2012.
- 홍기원, 「한국 다문화정책의 문제점과 개선 방향」, 『한국공공관리학보』, 제23권, 2009.

<其他资料>

- 李作堂, 「一本护照两样情」, 『韩华通讯』, 第165期, 2016. 03.
- 鞠柏嶺, 「台湾的法令法规困扰韩国华侨」, 『韩华通讯』, 第97期, 2010. 07.
- 鞠柏嶺, 「馆前街闲话(5)」, 『韩华通讯』, 第146期, 2014. 08.
- 鞠柏嶺, 「馆前街闲话(11)」, 『韩华通讯』, 第152期, 2015. 02.
- 鞠柏嶺, 「馆前街闲话(13)」, 『韩华通讯』, 第159期, 2015. 09.
- 뉴스톱: <http://www.newstof.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962>
- 酿电影/酿短评/黄以曦: <https://m.facebook.com/filmaholictw/posts/2046989212121144>
- 全国法规资料库: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132>
- 雅虎电影戏剧网: <https://movies.yahoo.com.tw/>
- 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全球资讯网: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281/%E5%B1%85%E7%95%99/36160/>
- FB粉丝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filmjanggal>

【논문초록】

키워드	국문	짱개, 한국화인, 정체성, 다문화주의, 세계적 정체성				
Key Words	영문	JANG-GAE, Korean-Chinese, Identity, Multiculturalism, Global identity				
<p>The Thinking towards a Global Identity : A Study on Movie 『Jang-gae』</p> <p style="text-align: right;">Liang Nan</p> <p>『Jang-Gae』 (The Foreigner) is a film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a Korean-Chinese director that stars an actual Korea-Chinese as the protagonist. The release of this film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Korean-Chinese community to deliver their message through the screen. The end of the movie is a “happy ending” in which the main character escapes the sadness of his ailing father’s death and finds love. However, the film leaves us with a “great structural challenge” by bringing up long-standing issues of identity and struggle faced by the Korean-Chinese individual whose identity is much like a “double-edged sword” that warmly embraces “us” while wounding “others.” In the globalized scenarios of recent times several people may experience the strong need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olitics along with their sense of value and belonging. Should groups of human beings be categorized based on their traditions that may be unintentionally inherited from the community they belonged to? A new identity model that is more suited to this era: a kind of “global identity” would go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ity, culture, and community. Humanity is inherently varied and pluralistic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ought to be respected for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freedom of choice.</p>						
저 자	양 난 / 梁 楠 / Liang Nan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2.11.20.	심 사 일	2022.12.02.	게재확정일	2022.12.15.